

好人遇上勤快人,说的是我父母的相遇。当时六外婆是村妇女主任,一张嘴好比喜鹊。

“方奇是乡村医生,技术好,人也好,一直跟师傅学医,没有时间耍朋友。”这是六外婆对我母亲说的。

“泽贵是屋里的老大,尤其勤快,孝敬父母又照顾弟弟妹妹,一般人也看不上,挑人挑到现在。”这是六外婆跟我父亲说的。

就这样,被六外婆吹得上天的两个“剩男剩女”顺利地走到了一起,开启了他们的独特人生。

我猜六外婆介绍的时候肯定故意漏掉了脾气。吵得特别厉害的一次,母亲说她一个人忙完家里忙地里,父亲也不搭把手;父亲说这几天病人多,抽不开身。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大道理,谁也不肯退让。第二天,母亲就非常麻利地收拾好行李,带上我迅速地回了外婆家。

没过几天,父亲也跟着来了。也不知是外婆给灌了什么“汤”,还是父亲自我觉醒,回家后,母亲一发脾气,父亲要么逗母亲笑,要么不出声,但会尽量抽出时间做农活。

父亲走出退让的一步,母亲也更善解人意,尤其是经历了一场特殊的事件后。

当时父亲和母亲正在挖红苕,只听见山坳那头声嘶力竭的叫喊声:“胡老师,快点快点,王家媳妇想不开,喝敌敌畏了!”远远看去,那人边叫边跳,他那着急的样子至今还印在父母的脑海里。

人命关天,父亲扔掉锄头就直奔医务室,母亲也愣在地里。父亲一回家,母亲就赶紧问情况。父亲说:“幸亏没喝多少,及时灌了药,哇啦啦几乎全吐了出来。要再慢一点,这条命就没了。”母亲听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
从此,母亲再也没有强求父亲做农活。

没了农活但还有家务。父亲不擅长家务,不是煮饭水少了就是炒菜盐多了,父亲讨好地把家里收拾了一遍,母亲缝补衣服怎么也找不到针线盒子,急得又开骂了……从此家务也被母亲包了,父亲彻底解放。

但母亲彻底变得温柔,是父亲生了



一场大病之后。

父亲常年与病人打交道,对乡邻的病从不怠慢。至今我都记得我们家常常半夜响起的敲门声,不管冬冷夏热,父亲都是急忙起身穿衣,背上急诊箱,拿上电筒就出诊,但父亲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。

父亲说医生只能医别人的病,自己的病看不了。那次父亲半夜肚子疼,吃了自己拿的药没用,疼得打滚。母亲背上父亲就疾奔乡上,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力气这么大。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,父亲的病情渐渐稳定并好转,但身体大不如前。从此,父亲带着病给人看病,母亲再也不吵父亲了。

我曾问父亲,他厌烦过母亲的叨叨吗?父亲说:“你母亲是典型的刀子嘴,豆腐心。更何况,谁家过日子不拌嘴,自己舌头有时候还被牙齿咬。你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快,是家里的顶梁柱,这个家少不了她!”我也私下问母亲,嫁给父亲有过后悔吗?母亲瞪了我两眼:“有什么好后悔的,你父亲这一生,治病救人无数,是个好人!”

虽从未听过父母的山盟海誓,但我知道,他们早已相濡以沫。我想,“勤快”“好人”四字从六外婆介绍他们认识开始,就已经在对方心里扎下了根,所以父亲觉得母亲的叨叨也悦耳,母亲觉得父亲不能帮衬家里也高大。

当好人遇上勤快人,注定就是一辈子!

爷爷的绝活

□陈科

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,爷爷农村老房的堂屋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陈色很旧的横匾,匾上书写着“勤俭持家,宽厚仁德”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,那是祖上留下来的家风家训。听爷爷说,这是清代道光年间,陈氏家族一位进士题写传承下来的。

爷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初小文化,对人诚恳,见人总是三分笑,打个招呼也能让你感觉到他的诚意。虽然文化不高,但他的竹篾绝活却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。哪样都编得精美。啥子背篓哟,鱼篓哟,簸箕哟,甚至连蝴蝶、草蚰子、小鸟、蟋蟀这些小玩意儿也能编出来。竹子在他篾刀上划过,清脆得像放音乐一样美妙绝伦。左邻右舍、乡里乡亲要编个小东小西,爷爷是从不收钱的。他的宽厚仁德,乡人尽知。

爷爷常年麻布长衫裹身,一根布带系腰,赤脚大仙,匠人风度。逢当场天,随便捡几样篾器,拿到街上去卖了,称盐打油不下话。再到馆子里叫堂倌打二两酒,下酒菜是从不叫的。像喝茶一样,慢慢品地喝完干二两便往回走。婆婆早已在老屋里煮好饭菜等着爷爷回家吃晌午。赶场回家的爷爷,坐在堂屋饭桌上,婆婆便拿来记账本和老算盘,爷爷把赶场卖得的钱记账,写不起的字画个简图,然后用老算盘拨几下,笑着把剩下的钱数给婆婆收起来,细水长流地过日子。

我读小学那几年,每年暑假父亲都要把我和妹妹放回农村老家消暑,那时最喜欢的就是跟着爷爷去赶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川东农村交通不便,还是泥巴路和石板路,从我们院子去乡场要走五里路,我也全然不惧。因为每次赶场,爷爷卖完竹器下馆子喝干二两时,都要先给我买一个印馍糕。那印馍糕吃起多甜呀,我拿在手上却舍不得吃,爷爷喝完干二两,我便跟着爷爷往回走,这时才一边走一边吃印馍糕,快活得很。

在我记忆里,爷爷每月都有两回赶场卖竹器的钱是用得分文不剩的。同队有个鳏寡孤独的张姓老人,腿脚不便,耳朵不灵,除队里分几颗粮食度日外,无其它生活来源。爷爷宽厚仁德,隔两场赶场天都要去看望他,于是乎卖竹器的钱除买自家油盐外,剩得的钱全部给张老汉买吃穿用品,不留分文。开始婆婆认为是爷爷赶场乱花钱抛洒了的,日子长了,婆婆也认为这是积善行德之事,就站在爷爷一边了。

寒冬腊月学校放寒假,妈妈总是先把我和妹妹带回农村老家,那时乡村院子里可闹热了,东家西家都要杀年猪,热火朝天。爷爷家也照例把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猪弄来杀了,一半留着过年,一半拿去乡场卖个好价钱聊补生计。杀年猪吃刨锅汤,我和妹妹都望起脑壳等起,满以为可以吃到厚墩墩的大肉了。好不容易婆婆把菜端上桌,一碗泡萝卜炒的碎米肉,那几颗碎肉依稀可见,一碗凉拌菜,上面盖了几片猪肝,还有一碗血旺汤。这刨锅汤在我童年生活里抹不掉,长大后我才明白,爷爷和婆婆从来都是勤俭持家,精打细算,一头年猪半卖半留要管一年啊!

我的爷爷离我们三十多年了,但爷爷的竹篾绝活,爷爷和蔼慈祥的面孔,一身布衣的朴素,勤劳朴实的精神,勤俭持家、宽厚待人的美德,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闺蜜

□张文莉

我和闺蜜是初中同学,记得上学那会,有一次我们班组织去春游,因为是头一次出门看大山,我心里激动不已,一整晚都很兴奋。第二天早上出发的途中,我晕车了,浑身无力、瑟瑟发抖、难受极了,是挨着我坐的她把我抱在怀里一直到目的地……

上世纪八十年代能骑自行车的同学好了不起,我心里羡慕得很。有一天下午放学,我没敢跟母亲请假,就和闺蜜到了她家,因为她家有一辆自行车和一个院子。

闺蜜先是教我怎样上车,可自行车横杆太高,我左脚踩脚踏,右脚怎么也跨不过去,每次都差点摔下来。闺蜜看见我的狼狈样,笑得前俯后仰地对我说:“要不你先学滑行吧。”然后教我左脚踩脚踏,右脚点地,双手扶住车把在院子里慢慢滑行,看我越滑越顺畅的时候,闺蜜帮我扶稳后座,让我上车,教我:“车把手扶稳,心不要慌,目视前方……”尽管我左晃右拐也没跌倒过一次。骑了好几圈后,不知何时闺蜜竟然松开了手,我自己就可以驾驭这辆自行车了。哪知道母亲当晚不眠不休地到处找我,第二天早上回家就挨了一顿饱打……

1990年,也许是因为我们生的都是“小棉袄”,俩孩子年龄相差也不大,所以在孩子的话题上聊得多一些。闺蜜的爱人在孩子6岁时因病永远离开了她们娘俩,正值大好年华的她没了爱人,孩子从小没了父亲。我深知这是她刻骨的痛,所以从来不去触及,但她愿意跟我讲,我也会感同身受,也会陪她流泪,也会用尽“洪荒之力”去开导她,甚至帮她寻求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大多数同龄人讨论着孩子的教育问题,担心孩子输在“起跑线”上,想方设法让孩子读好学校,让孩子的分数提高

一点,她却说:“孩子从小没有了父亲,我要把她带在身边,竭尽所能给她全部的爱,而不刻意去要求她的分数。”她还告诉我,说她要富养她的孩子,我们就这个问题当时还探讨了一番,我怕她孩子从小养尊处优,长大了未必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。她说:“虽然我给了孩子最好的生活,但我也会跟孩子说妈妈给她这么多的爱,也是挺不容易的,要让孩子知道我也在努力,没有颓废掉。”

我那会儿日子虽然过得不算“高质量”,倒也波澜不惊,每天家里——单位两点一线按部就班,以为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子的……有一次和闺蜜聊天,她说:“你就这样碌碌无为平平淡淡地过下去,不想为孩子做点什么吗?”我说:“能做什么呢?”她说:“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,你就这样给孩子做榜样啊?”我听后恍然大悟。

于是那几年,我就像变了一个人,开始读书、看报、发表文章、晋升职称等等,充实着自己的生活,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,时时刻刻记住闺蜜对我说过话。孩子上大学以后,我在工作之余,拿起丢掉十多年的画笔,买了几刀宣纸,天天坚持画画直到现在。没想到这真能影响到孩子,孩子说:“妈妈就是我的榜样,我要向妈妈学习。”

如今,我们俩的孩子都长成了大姑娘,每次相聚,我们和俩孩子都有说不完的话题,我相信这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我也真心感谢闺蜜的及时相劝,让我蜕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,没有错过给孩子做一个榜样的机会。

直到现在,我和闺蜜之间还是无话不说,偶尔有点事情需要探讨,煲个把小时的电话粥是常有的事……尽管岁月流逝,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伴着一直走下去,人生苦短,回味无穷。